

著者序

——在臺灣尾看見全球與在地的交融

四年前剛返國到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任職，接到陽明大學的屏東專家楊弘任老師來電，詢問接手屏東縣誌經濟產業篇的可能性。相較於其他篇章的主撰多半具有屏東背景，也對地方史研究相當嫻熟，而我和屏東沒有特殊的淵源，也不是地方史的專家，但憑著直覺這是一個可以學習、了解台灣地方發展的絕佳機會，也就憑靠著一股「憨膽」接下這個計畫，一頭栽進屏東產業與經濟史的領域。撰寫縣誌對我而言是個多重學習的經驗，在這過程中重新建立對屏東以及對台灣經濟產業發展的認識。可以說，透過縣誌的撰寫我補足了「屏東學」乃至「台灣學」的學分，帶給我很多知性上的收穫。

屏東縣誌最主要的意義當然是提供關心在地文化的屏東縣民了解地方歷史的管道。然而除此之外，屏東縣誌也有更深遠的知識意涵。從政權中心的角度來看，屏東是個不折不扣的邊陲；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正逐漸擺脫以往從權力中心往外看的視角，強調多元、來自邊陲的觀點，在這樣的趨勢下屏東經驗正好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可以說屏東的發展經驗不僅屬於屏東人的歷史記憶，也可以對台灣乃至全球的反思做出貢獻。屏東的發展歷程呈現出獨特的風貌，無論在台灣乃至世界的尺度上都有其特殊意義。從清代開始，屏東的經濟就被納入更大區域乃至世界經濟中的一環。從清代初期南中國的重要米穀供應地，到清末世界重要的甘蔗栽培區，到日治時代成為糖業發展的中心、在來米的基地以及南進前哨站。到了戰後，屏東沒有工業化而走向另一條道路，以高單價的農漁牧產品做大量出口作為主要發展模式，同時成為台灣主要的蔬菜與果品供應基地。近年來在既有產業模式出現瓶頸之下，屏東重新聚焦在綠能、生物科技與觀光產業，其間雖然面臨許多挑戰，但也逐漸開花結果，未來的發展可期。可以說屏東這個政權的邊陲，反而是台灣與全球連結、交融的重要舞台。